

名家讲堂

精神还乡是我努力的方向



唐慧琴，女，汉族，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新乐市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，现任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主席、第八届河北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，河北省作协《长城》编辑部高级编辑。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，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，作品发表于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长城》等期刊。著有长、中篇以及小说集《日头照着》《拴马草》《牵牛花》《月亮湾》等作品。

唐慧琴

我是乡亲眼里有见识的“能人”

我曾经在乡镇工作16年，当过文化站长、民政助理、挂职副乡长，在县级市文联工作14年，之后到省作协工作。我的亲戚朋友几乎都是农民，他们中的大多数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主动或被动地从村庄搬到了县城。而我因工作和身份，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眼里有点见识的“能人”。于是，遇到在城里买房、结婚典礼等“人生大事”时，他们总是来找我出主意，而我也一直“莽撞”地帮助他们参谋甚至决策。之所以说“莽撞”，是因为有时候我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。比如他们问我，在城里买楼到底对不对？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准确的答案，而他们好像并不在乎我的答案，只是无条件地信任我，好像只要我“一声令下”，他们就能义无反顾地奔向光明而又幸福的未来。

精神的还乡是我努力的方向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乡村人口不再像之前那样，单向地朝外流动，尤其最近几年，返乡也成了潮流。这种城乡之间的往返，引起了我的思索。他们的身体进入了城市，生活方式融入了城市，但情感的根须仍牢牢地扎在乡土之中。而留守在村里的人，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质的变化。

人生这30年，我目睹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，我的写作，也一直在关注着时代大潮中普通乡民的命运。农民

进城时的迷茫彷徨我感同身受，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参与其中，他们的人生，尤其是心灵追求，呈现出一种精神的、丰富的流动变迁。写出那种或显或隐的波澜，写出他们鲜明的、活生生的、有温度、有颜色、有气味的人生状态和精神状态，是我努力的方向。

城乡隔膜中的无奈与不甘

我的中篇小说《洁白的雪花飞满天》最初的萌动，源于娘家一位泼辣能干的婶子。她从城里儿子家回到村里，脸上却带出疲惫和恍惚，她跟我念叨着城里的干净和方便，也抱怨着城里人的冷淡和隔膜。她说：“怪了，在城里觉得没意思，想回来找老姐妹们说说话，可真回来了，有些话到了嘴边，又说出口了。”婶子叹口气，脸上露出无奈与不甘的表情。

这个瞬间，我被触动了，似乎一下子看清了自己想要捕捉的东西。进城的“婶子们”穿梭于城乡之间，言谈中会带出“内卷”“边界”这样的新词，但她们的处事逻辑、是非标准，仍然是乡土的。而留在村里的“她们”，同样被“抖音”“拼多多”改变着，过去那种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信任与亲密关系，正在经受着微妙而深刻的考验。

村里一个女人，捡到了好友不慎丢失的手机，因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和经年累月的微妙妒意，生出了难以言说的隔阂和不满，就选择了隐藏不还。但良心的谴责又让她寝食难安，就向生活在城里的闺蜜倾诉。闺蜜想调解此事，却在沟通中发现俩人心事复杂隐秘，难以捉摸，过去的老办法不灵了……我在这个“手机事件”中，找到了小说的种子：手机是现代与信息标识，承载着隐私、隔阂与是非，这绝不仅仅是一起财物纠纷，关乎着信任、尊严、前尘往事，也隐藏着乡村伦理与民间智慧。

乡村烟火是时代的馈赠

动笔时，我始终沉浸在乡村的烟火里。电暖器的温度、旱厕的冰冷、两份早餐带来的暖意、被面上小菊花的记忆、满天飞舞的雪花……这些鲜活的画面，是生活的馈赠，也是通往人物内心世界的通道。他们在城乡中徘徊、纠结、裂变、阵痛，但藏在骨子里的善良、包容与重情重义，却从未消失，一如我“莽撞”地帮助参谋决策别人的生活，不管结果正确与否，但心中涌动的那份真诚和热情是真切，它丰富着我的人生和创作，也滋养着我的灵魂。

小说中的三姐妹，即使有过隔阂与纠葛，最终仍能在一辈一辈延续的伦理根脉中达成和解。纵使时代在变、乡村在变，那份最朴素的乡土温情，终能在风雪过后，重新生根发芽，这便是乡村时代变迁中最动人的地方。

作品赏析

春溪暖，潜鸭欢

曲宗红

我在那西三山溪谷，绕山流淌的小溪中，居然发现一群赤嘴潜鸭。

且看当前那一字儿排开的几小只，领头的雌鸭晃晃高傲的圆圆头，一个猛子扎进溪水里，其它的也随之跟从潜水，待领头鸭再次浮出水面，其它的也跟着漂游起来。从尾部划过的水波纹隐约透出黑灰的腿、蹼，像两支快桨，急速拨动水面，但水面上浮游的大半个体态稳定、淡然、从容，似乎没有客居于此的分明身份，反而以“主人”自居的自在感足足。

可他们确实是迁徙而来的客。理论上它们的迁徙夏至点以内蒙古为主，冬至点则在云贵川一带。却为何在此停留？唯能明确它们安宁地栖居于此的原因，是它们所选的新家所具备的生态条件。

赤嘴潜鸭不挑嘴，大多食水藻、水草等“素食”，偶尔也食小鱼虫开荤，但它们挑水，挑剔水质，甚至挑得苛刻。

清澈见底的水色，像神采奕奕的眼眸一般透亮，是它们挑剔的底线；而且口感还得好，它们的生理机能本身就对污物有敏锐反应。这倒不用担心，近年来，“太行泉城”，已然将检测优质水源的标准，达到了人畜无害的程度。所以，赤嘴潜鸭所挑剔的环境对象，作为山泉水发源地的三

山，还滋养出眼子菜、黑藻等沉水植物供它们吃食，更有岸边的苇子、香蒲等挺水植物供它们掩身、休憩。

水质好，游客也友善。随着对动物保护的深刻认知，人们不会为寻开心而干涉水禽的自由行动。这群赤嘴潜鸭来此栖居，是它们身为候鸟的自由行走，需要的是适应生存、生活、繁衍生息的湿地及水域，或者途中恰巧遇到三山溪谷这块儿水质清冽、水草丰茂、环境空寂的驿站。待歇脚、觅食、休憩等基础生理机能正常化之后，更感到即便冬季的水温依然适宜它们继续留存，他们才踏踏实实地上这场与三山四季、溪谷十里的不期之约，在一派生机里观山赏水，温情以待，在清澈中畅享惬意，收获安宁。

“春江春暖鸭先知”，尽管溪流未名，于赤嘴潜鸭，于所有生灵，春天的暖，自是安放身心的美好乐园。

但愿留客长久，让它们成为这里真正的主人。

这篇散文以灵动的笔触描绘赤嘴潜鸭在三山溪谷的栖居图景。文章细腻刻画潜鸭的形貌神态，进而探析其“挑剔水质”的生态习性，自然引出太行泉城的生态保护成效。语言清丽而不失趣味，在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达成巧妙平衡，是一篇兼具观察力与人文关怀的自然随笔。

(点评 杨千雪)

作品赏析·散文

南庄村看梨花

方敬军

我和爱人开车一小时，在导航引领下到达赵县梨园。

其实，我们到赵县看梨花这是第三次。前两次纯粹是玩，只顾兴奋，或随便转转看看，似乎没有把心思放在看梨花上，更谈不上赏梨花，连哪年去的都记不清楚了。

这次到了梨园边的大路上，第一个要做的是在“车龙”中找到停车位，然后，找到通往梨园的路。看到路旁标识的南庄村，路是水泥硬化的，很好走。我们顺着路向南走，看见路两边的梨花乍看上去是雪白的，仔细看，因为有了小嫩绿叶，一片雪白之中有了点儿绿意，也是一种美和意境。爱人说，长上小嫩绿叶了，早来几天更好看。我说，换个角度看梨花，那点儿绿是点缀，是微微的绿波！

一阵风儿吹来，梨花零落，象雨点儿轻轻飘到地上，正如经典歌曲《梨花颂》中的“梨花落、春入泥”的意象。路上来往有游人，再看周围到处是梨树，遍地是盛开的梨花，置身雪海之中，惬意得很！树下有的人摆拍打卡，有的人席地而坐围在一起享受美食。梨农开始工作，有的开着农用小三轮来回跑，有的在喷药，有的在压枝，还有的正给梨树浇水……

不知不觉，我走到梨园的东头，正好看到一个“习练处”，于是乎，我两三步走到梨树中间，习练了一遍八段锦，浑身得劲极了！

漫步园中，见一位正在压枝的梨农，和他攀谈起来。这位梨农姓李，老李说，他家的梨园有四五亩地，都是二三百年的老树，每亩地能栽植梨树三十多棵。一年四季在地里，每年春天梨树一般在4月1日左右开花，人就开始忙碌：挑花（稠密的花挑采后卖了挣钱）、压枝、疏果、施肥、浇水。同时，还要打两种药，一种是管梨果长得圆满好看的，这种药只打一次；另一种是管防病虫害的药要打三四次。老李说，梨花的花期较短；梨果成熟一般在140天或150天左右。当我问及老李每年的投入和收入，老李说，每亩投入在三四千元左右，扣除投入成本亩收入1万多元，一共能收入四五万元，比种庄稼划算。最后，我问老李：“浇地用水是什么方式？”老李说：“梨树浇水用的是井水，是联户打井，一般由四五十户组成联合体。”据老李说，他是南庄村人，该村有2000多户，5000多口人，历史上有种植梨树的传统，因此该村大部分农户一直沿袭种植和发展梨果产业，目前，种植发展的梨树有雪花梨、鸭梨、皇冠、雨露香、红香酥、芙蓉梨、七号梨等近10个品种，梨果和梨产品销往国内外。

和老李话别后，我和爱人便出了梨园到了路边果品摊，顺手买了两小包雪花梨。也许是习惯使然，我又和梨果的经营商聊了起来。这位经营商说：“现在，我们这儿每年6月20日、7月20日、8月15日、10月1日，这几个日子都能吃到新下来的梨。”

通过现场看、和梨农唠、与经营商谈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梨树浑身是宝，梨花不仅供观赏，还能酿蜜和入药；梨果不仅能吃和解渴，还具有润肺止咳、清热降火、生津止渴、促进消化等保健和药理作用。据了解，当地干部群众因地制宜，结合实际，在梨花梨果深加工上下功夫、挖潜力，以梨果为龙头，围绕梨花梨果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，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。

我衷心祝愿梨树真正成为他们心中的“摇钱树”、“致富树”、“幸福树”！

本文语言质朴，写景松弛惬意，对于人物的访谈较多，字里行间记录的都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，透露出来的都是对果农的关切，对丰收的希冀，对美好生活的祝福。这种积极乐观的文风，让人想起了盛唐气象。

(点评 武瑞春)